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91250

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 研究进展

贺小品*, 贺清明#

延安大学医学院, 陕西 延安

收稿日期: 2022年8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2年9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2年9月22日

摘 要

本文主要从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角色出发,阐述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定义及研究工具,描述了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现状及危险因素,并提出自我启示,希望为减少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现象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老年, 痴呆, 照顾者, 虐待倾向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Family Caregiver Abuse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Xiaopin He*, Qingming He#

Medical School,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Received: Aug. 21st, 2022; accepted: Sep. 15th, 2022; published: Sep. 22nd, 2022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role of family caregivers of Alzheimer's patients, expounds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tools of caregiver abuse, describ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caregiver abus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proposes self-enlightenment, hoping to provide theo-

文章引用: 贺小品, 贺清明. 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进展[J]. 临床医学进展, 2022, 12(9): 8655-8661. DOI: 10.12677/acm.2022.1291250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retical basis for reducing Alzheimer's disease caregiver abuse.

Keywords

Elderly, Dementia, Caregivers, Abusive Tendenc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老年痴呆(Dementia)是多发于老年人群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1]。我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报道其老年人群的痴呆患者数量在不断增长[2] [3],预估到 2050 年我国老年痴呆患者人数将接近 4000 万[4]。由于我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未完善的养老机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原因,据报道我国的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由家庭人员进行照护任务[5] [6]。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疾病的特殊性,其往往出现认知功能、社会交往功能等障碍,照护难度和身心负担会促使家庭照顾者更易有虐待倾向的发生[7],且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的概率高于一般老年人群。研究表明,老年人遭受虐待会增加其死亡率及再入院率的发生[8],不利于老年痴呆患者疾病的治疗与康复,会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极大的医疗负担。在我国,提及老年人受虐待问题相对隐晦[9],有些是关于养老院照顾者或照护机构的照顾者等虐待倾向的相关研究,但对于老年痴呆病人的家庭照护者虐待倾向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因此我们应扩大对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向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老年痴呆患者的关注,因此本文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进行概述,希望能够为减少老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现象提供理论依据。

2. 虐待倾向的概念

虐待倾向指的是虐待行为发生前的一种准备状态,早期识别虐待倾向可以有效避免虐待行为的发生。虐待倾向一般指家庭照护者意欲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10],从而对失能老人的伤害等,可能会影响到老年痴呆患者的身心健康等方面,主要形式包括身体虐待、物质虐待、精神虐待、疏于照护、性虐待等[11]。其中,具有虐待倾向的照顾者包括家庭成员、非正式照顾者等其他人,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向。

3. 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工具

3.1. 美国医学协会虐待类型评估工具(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Screen for Various Types of Abuse and Neglect, AMA-SVTAN)

该量表由国外学者 Aravanis [12]研发而成,可用于临床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时诊断并明确 老年人受到虐待的类型。其中,此量表为自评问卷,共有 9 个问题。经重测其信效度均为良好,其重测 信度时 0.83,Crobach' α 系数为 0.73。此项问卷的评测者主要为该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对同意访谈的老年人 群进行测试。

3.2. 老年人受虐待简明筛查表(Brief Abuse Screen for the Elderly, BASE)

Reis 和 Nahmaish [13]设计了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老年人群是否出现身体、精神、经济虐待、和疏

忽照护等问题。本筛查量表共包含 5 个项目,评估时间简短方便,在医院或者其他繁忙的环境中也较为适用。但是,该量表的评分方法尚无,且需要评估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理念及虐待类型有所了解。

3.3. 虐待老年人评估量表(The Caregiver Abuse Screen for the Elderly, CASE)

CASE 是加拿大学者[14] Reis 和 Nahemiah 用来评估老年照顾者是否存在虐待倾向的一种量表,该问卷条目少,具有操作简便的特点。后来,我国学者[15]冯瑞新等将其汉化后引入我国。该量表共包含 9个问题,结果为"是"得"1"分,为"否"则得"0"分。总分 \geq 3分认为该测试者存在者虐待倾向, \leq 2分就没有虐待倾向。此外,该量表[16]已应用于老年患者的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向的评估,其中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其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7。

3.4. 老年人受虐待评估工具(Elder Assessment Instrument, EAI)

EAI 主要由国外学者 Fulmer [17]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计而成,可以用来测量住院老人所遭受虐待情况以及老人受虐待的症状和体征,在临床环境中适合使用。其中,该量表主要包括 41 个条目构成,评定者主要是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士和医生对老年患者进行独自面谈与体格评估等,可在住院期间运用。其中,该问卷的信效度也较为良好,Cronbach'α 系数为 0.84。

4. 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相比于国外尚不成熟[18]。研究发现,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向的存在还是较为普遍存在的。[19] [20]国外提出,虐待现象更易出现于老年痴呆或认知障碍人群。我国学者在对[21] 100 多名家庭照顾者展开调查,有 77.8%的老年痴呆的照顾者存在有虐待倾向,其结果明显高于一般老年人的照护者[22]。杨萍萍对社区老年痴呆照顾者进行随访,发现老年痴呆患者有高达 83.5%受虐待的风险。其中,国内外研究表明老年患者的痴呆行为[21]、精神症状及生活自理能力是照护者虐待倾向的影响因素。其中,[23] 老年痴呆病人因其疾病的特殊性,需家庭照顾者长时间且时刻关心老年患者的日常生活,若老年患者不配合或不理解他们,则会加大其照顾难度,则很容易将不满情绪发泄在老年痴呆患者身上。国外发现,男性家庭照顾者更易有虐待倾向的发生,可能与耐心度有关,因此女性虐待倾向发生的概率相对低一点。此外,[24]社会支持也与照顾者虐待倾向有密切的关系,当其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照护者虐待倾向也较为突出[25],表明家庭照顾者在照料患者的经历中,家人及朋友等的支持也对于照顾者的行为及身心有所积极影响。此外,巴西[26]的一项横断面调查显示,照顾者负担与虐待倾向有密切关系,其负担越高则发生照顾者暴力性行为的概率也越大,在家庭照顾的过程中,家中的照护者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会迫使其将压力转化为虐待行为而予以释放,因此负担越重其虐待倾向坑也较为凸显。

5. 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

5.1. 精神行为症状

老年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会随着痴呆程度[27]的增长而加重,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老年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与照顾者虐待倾向密切相关,且是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之一。[28]随着患者病情从轻度到重度的发展,患者的认知障碍越发严重,更易出现攻击行为和易怒的表现。其中,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付出了自己的时间与经历,却没有得到患者理解,就会增加自身情绪的不满,很容易突发虐待倾向[9]。因此,如何切实的延缓痴呆老人疾病症状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5.2. 照顾者教育程度

研究表明,[29]家庭照顾者的受教育程度是老年痴呆照顾者具有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之一。其照顾者受教育程度越低[30],那老年痴呆患者受到虐待的风险也越大。由于老年痴呆患者是一种长期进行性神经性退行性变,在照顾的过程中需要对此痴呆疾病有所了解会更懂得如何合理面对照顾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其中,受教育程度低的照顾者,可能对于寻找如何增强老年痴呆疾病认知的途经较少。在此过程中,面对长期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各种疾病症状,得不到情绪的抒发,很容易积累心理的不满意愿,极易出现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发生,[31]虐待老人事件有了一次就会有无数次,只会加重老年痴呆患者的病情而进入恶性循环,这也是我们不愿发生的事情。

5.3. 缺乏社会相关的支持措施

目前,我国缺乏照顾者虐待倾向相关政策及法律[32],同时其患者及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措施较少。其中,我国因对于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社会支持的渠道相对较少,我们的患者和家庭照顾也很难得到社会支持相关的帮助。此外,由于我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还是依靠于社会道德及孝道文化的影响而进行照护。如今,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的话题比较隐晦,同时家庭照顾者面对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而无法展开正常照护时,可能怀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33],而选择自我消化和承担,因此大多数很少选择对朋友、亲戚、邻居等社会成员请求心理倾诉及行为帮助。所以,我国对于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仍旧需要很多要努力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国的研究学者共同努力研究其策略。

6. 展望

6.1. 扩展研究类型、增加多中心大样本

当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主要是横断面和量性研究,此外,应该继续扩展研究类型的种类,可以增加质性研究、纵向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实验性研究。展开质性研究,主要是为了更加了解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多方面因素,进行纵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动态的观察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具有虐待倾向的家庭照顾者,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可以延长调查时间有利于对家庭照顾者虐待行为影响因素进行补充。我国对于家庭照顾者干预的研究很少,因此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可邀请照顾者参与护理干预实验中,有利于切实的发现及解决此次研究的问题。其中,有些样本局限于某些医院或社区,其样本量缺乏针对性,需要不断扩大样本量,增加多地区多方位样本的收集。同时,多展开以上研究类型和样本,也希望能更加完善的了解到老年痴呆患者的照顾着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减少对老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现象的发生。

6.2. 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法律法规

研究表明[21],虐待倾向与照护者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中照护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发生率也将会下降。目前,根据我国的国情,还未有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善,因此我国也应借鉴国外的优势成果,在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成熟系统的支持系统。此外,我国对于照顾者虐待倾向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还尚未完善,国外对于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保护的法制十分健全,其中,日本在21世纪初颁布《防止虐待老人法》[34],该政策主要是从施虐者及受虐方两个角度去切实解决问题,而[35]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颁布了《美国老人法》、《医疗照顾保险法案》及《补充保障收入法案》等。我国可借鉴国外法案进行个性化建设,也可以尝试建立网络平台及

老年痴呆患者家庭俱乐部。在医院,政府及医院对医护人员加强社会支持理论的培训,同时也可将老年痴呆患者家属参入到痴呆患者康复方案中来。如今,我国某些省份也在促进"喘息服务"的发展[36],对比于国外,我国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立法和支持系统还需要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6.3. 加深照顾者对痴呆疾病和虐待倾向的认知

我国国人对于老年痴呆疾病的认知不足,在漫长的照护过程中可因多方面因素而激发其自身的不满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可定期进行健康教育等,我们的家庭照顾者也应根据自身对疾病了解到情况而积极采取多渠道去提高自身认知。此外,我国的家庭照顾者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因此对于虐待倾向的相关词汇比较不太愿意关注,对于我们研究者实施研究方案也较为困难。所以,我们的研究者需要采取积极的方法加深其对痴呆疾病和虐待倾向的认知,鼓励照顾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此次调查活动中。

6.4. 多学科、多领域合作

研究表明,[37]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虐待行为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用多方面角度去研究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话题。因此,需要我们护理研究者从多方位合作中寻求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因此,[38]我们可以尝试与临床医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学科的研究者共同探讨研究话题。同时,医院、社区及家庭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强联系与合作,让我们患者及照顾者从医院治疗、社区疗养及家庭呵护形成系统的老年痴呆延续护理方案。

7. 小结

老年痴呆疾病的治疗目前没有特效药,在漫长的疾病发展过程中,需要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时间为主要目标。随着我国老年痴呆患者人数的攀升,由于我国的养老机构及医疗保障设施还未有国外成熟,照护老年痴呆患者的任务主要由我们的家庭照顾者承担。在居家照护的漫长岁月中,需要照护者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由于老年痴呆患者认知障碍、精神行为症状、自理能力差等原因,加大了家庭照护者对于我们患者的照护难度,因此比一般老人受虐待的风险要大。虐待倾向是虐待行为发生前的一种准备状态,及时进行对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可以有效减少虐待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应该加强对于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人群的关注,其虐待倾向需要我们及时给与识别及干预,减少其虐待行为的发生。目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人群虐待倾向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需扩大展开质性研究、纵向研究、前瞻性研究及干预性研究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成熟的社会支持系统及法律法规给予支持,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更有进行下去的空间,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对于家庭照顾者本身,也应该增强自身对于老年痴呆疾病的认知,需要有积极主动的思维去解决目前遇到的难题,也可以寻求多种社会途经去给与身心支持。对于平时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们也应利用患者和家庭照顾者和我们接触的机会,给予疾病的讲解和心理的支持,可通过健康教育的支持方式让我们老年痴呆患者和家庭照顾者主动地参与到治疗活动中去。此外,社区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及家庭照顾者也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39]社区的医护人员作为健康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可通过家庭访视和社区组织活动等方式,帮助患者及照顾者更好地面对疾病,及时地给与照护知识及照护能力的有效解答。

参考文献

- [1] 关宁笑, 姚卓娅, 刘芳丽, 李烨, 刘子薇, 李蕊. 老年痴呆并髋部骨折病人围术期护理需求的研究进展[J]. 全科护理, 2022, 20(12): 1624-1628.
- [2] Prince, M., Comas-Herrera, A., Knapp, M., et al. (2018)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6: Improving Healthcare for

-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Coverage, Quality and Costs Now and in the Future. https://www.alz.co.uk/research/world-report-2016
- [3] Song, Y. and Wang, J. (2010) Overview of Chinese Research on Senile Dementia in Mainland China. *Ageing Research Reviews*, **9**, S6-S12. https://doi.org/10.1016/j.arr.2010.08.007
- [4] Patterson, C. (2018)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8: The State of the Art Dementia Research: New Frontiers.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London.
- [5] 赵雅欣, 钟清玲, 吴蓓. 中美老年痴呆患者养老或长期照护研究现状与前景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2, 42(5): 1266-1270.
- [6] 刘晨红,李伊傲,刘琪,等. 老年痴呆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及干预研究现状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9, 46(2): 281-284.
- [7] 傅志蓉, 沈军, 杨萍萍, 等. 痴呆老年人照顾者虐待行为的危险因素及预防[J]. 重庆医学, 2015, 44(30): 4295-4296.
- [8] Yon, Y., Mikton, C.R., Gassoumis, Z.D., et al. (2017) Elder Abuse Prevalence in Community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5, e147-e156. 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7)30006-2
- [9] 弓少华, 郭红, 刘幼华, 杨倮, 易晓平. 老年痴呆患者家庭照顾者虐待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评价[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1, 41(7): 1434-1440.
- [10] 杨萍萍. 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现状及与照顾负担相关性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 2013.
- [11] 袁乐欣, 林婷婷, 楚翠兰, 周英. 居家失能老人主要照顾者虐待倾向及其原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39(1): 192-195.
- [12] Aravanis, S.C., Adelman, R.D., Breckman, R., et al. (1993)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Guidelines on Elder Abuse and Neglect. Archives of Family Medicine, 2, 371-388. https://doi.org/10.1001/archfami.2.4.371
- [13] Reis, M. and Nahmiash, D. (1995) When Seniors Are Abused: A Guide to Intervention.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15, 707-710.
- [14] Reis, M. and Nahmiash, D. (1995) Validation of the Caregiver Abuse Screen (Case).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14, 45-60. https://doi.org/10.1017/S0714980800005584
- [15] 冯瑞新. 照顾者虐待老年人评估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2010.
- [16] 陶秀英. 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 2017.
- [17] Terry, F. (2008) Screening for Mistreatment of Older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108, 52-59. https://doi.org/10.1097/01.NAJ.0000341885.07694.48
- [18] 顾颖, 荣岚, 余小萍, 王琳, 张臻吕裕, 于岚. 2012 至 2017 年国内外有关老年痴呆护理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2019, 44(4): 456-460. https://doi.org/10.13406/j.cnki.cyxb.002053
- [19] Cooper, C., Selwood, A. and Livingston, G. (2008) The Prevalence of Elder Abuse and Neglect: A Systematic Review. *Age Ageing*, **37**, 151-160. https://doi.org/10.1093/ageing/afm194
- [20] Dong, X., Simon, M.A., Wilson, R.S., *et al.* (2010) Decline i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Risk of Elder Self-Neglect: Finding from the Chicago Health Aging Projec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58**, 2292-2299. https://doi.org/10.1111/j.1532-5415.2010.03156.x
- [21] 王敏, 孙慧敏, 阮娟. 老年痴呆患者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与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6, 33(19): 11-15+20.
- [22] 陶秀英, 沈军. 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照顾者应对方式对虐待老人倾向的影响[J]. 护理学杂志, 2017, 32(11): 74-77.
- [23] Fatemeh, E., Maryam, D., Davoud, M., et al. (2018)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Empowerment Model to Prevent Elder Abus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 13, 669-679. https://doi.org/10.2147/CIA.S158097
- [24] Wiglesworth, A., Mosqueda, L., et al. (2010) Screening for Abuse and Neglect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58, 493-500. https://doi.org/10.1111/j.1532-5415.2010.02737.x
- [25] Erosa, N.A., Elliott, T.R., Berry, J.W., et al. (2010) Verbal and Physical Abuse Experienced by Family Caregivers of Adult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 76-84.
- [26] Lino, V.T.S., Rodrigues, N.P., Lima, I.S., *et al.* (2019)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aregiver Abuse of Elderly Dependents: The Hidden Face of Family Violence. *Ciência & Saúde Coletiva*, **24**, 87-96.

https://doi.org/10.1590/1413-81232018241.34872016

- [27] 杜娟, 陈玉华, 阮湘虹, 王艳, 李利. 老年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 39(19): 4776-4779.
- [28] 陈蔚臣,陈瑜,高源敏,杨文娇,王晶. 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与评价[J]. 中华护理杂志, 2019, 54(7): 1005-1011.
- [29] Wiglesworth, A., Mosqueda, L., Mulnard, R., et al. (2010) Screening for Abuse and Neglect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58**, 493-500. https://doi.org/10.1111/j.1532-5415.2010.02737.x
- [30] Kim, T., Jeong, H., Han, J.W., et al. (2018)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Abusive Behaviors in the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in Korea.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 15, 677-686. https://doi.org/10.30773/pi.2018.04.23
- [31] Yan, E. (2014) Abuse of Older Persons with Dementia by Family Caregivers: Results of a 6-Month Prospective Study in Hong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9**, 1018-1027. https://doi.org/10.1002/gps.4092
- [32] 汤娟娟, 王俊杰. 老年患者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的研究进展[J]. 中国护理管理, 2015, 15(5): 626-629.
- [33] 饶运双, 沈军. 老年痴呆照顾者对虐待老人认知的定性研究[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7, 34(1): 29-32.
- [34] 杨亚军. 论我国虐待老人行为的法律防范[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 [35] 周昭含. 无锡市"智慧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7.
- [36] 洪伊荣,何朝珠,谢春燕,胡婷婷,许娇,冯林美,肖林燕. 老年患者家庭照顾者喘息服务研究进展[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22,42(7):1783-1787.
- [37] 王丽君, 戴付敏, Julie Elliot, 陈瑞云, 刘广芝. 照顾者虐待老年人行为评估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 中国护理管理, 2017, 17(2); 253-257.
- [38] Schulman, E.A. and Hohler, A.D. (2012)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Position Statement on Abuse and Violence. *Neurology*, **78**, 433-435. https://doi.org/10.1212/WNL.0b013e318245d21c
- [39] 章莹, 付伟. 英美两国老年痴呆预防指南解读及社区护理启示[J]. 中国全科医学, 2015, 18(1): 4-7.